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 —— 著 桑卓 —— 译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书目·

在没有围墙的“大学”，重获精神的“生命”



四川文艺出版社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 —— 著

桑卓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 桑卓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8
(高尔基成长三部曲)
ISBN 978-7-5411-5429-4

I. ①我… II. ①高… ②桑… III. ①长篇小说—苏
联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0739 号

WOJEDAXUE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 著
桑卓 译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刘思懿
责任编辑 程川 周轶
特约策划 刘思懿
责任校对 王冉
特约编辑 郑淑宁 申惠妍
封面设计

BOOK STUDIO
Design 1092801781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海新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开 本 32开
印 张 4.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429-4
定 价 108.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010-85526620

编者的话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шков）。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成长三部曲”的第三部，是高尔基 1923 年在国外疗养期间完成的，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讲述了马克西莫维奇（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

十六岁的马克西莫维奇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因为生活无着，必须先打工养活自己，上大学就成了奢望。于是，马克西莫维奇就在那里进了一所特殊的大学——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接触到许多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手工匠人、工人、农民、小市民、妓女、鸨母……受到各种思想的熏陶。这所“社会大学”为他展现出一个多彩而广阔的世界，使他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又得以广泛阅人，在漂泊不定的人生中逐渐成熟起来。后来，马克西莫维奇因接触大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革命活动。

《我的大学》里人物众多，性格鲜明，高尔基描写得栩栩如生。比如，让马克西莫维奇产生“上大学”念头的热情助人的中

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曾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成熟老练的思想启蒙者罗马斯（绰号“霍霍尔”）、穷困而多才的大学生古里·普列特涅夫、“拉皮条”的加尔金娜、善良而慷慨的民粹派革命者杰连科夫、诡秘狡诈的老岗警尼基福内奇、矫揉造作的杰连科娃、口是心非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仗义的织布工鲁布佐夫、高大帅气且有女人缘的渔夫伊佐特、多才多艺且爱好八卦新闻的库库什金……

除此之外，高尔基还用自己的笔触反映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民粹派反抗沙皇统治的活动，展示了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在这本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中，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就已经对俄国的丑恶现实十分憎恶，一直在努力探索生活的道路。他曾经幻想自己做一个强盗，劫富济贫或者用祈祷上帝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当时他还很年轻，这些都只是他天真幼稚的幻想。在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他也未能找到曾苦苦思索的“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解答。直到接触了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高尔基才从他们那里找到新的生活道路，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

在喀山的四年，马克西莫维奇虽然没能踏入大学的门，但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结识了一些民粹派革命者，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现状，逐步提高了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正如高尔基自己回顾时所说的：“我虽然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但精神上使我获得生命的，却是在喀山。喀山是我最喜欢的一所‘大学’。”

就这样，我去喀山大学读书了^①，至少得像那么回事。

让我产生上大学念头的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一个有双女人般温柔眼睛的小帅哥。他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阁楼上，常常见我书不离手，就有些好奇，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断定我有“出类拔萃的科研能力”。

“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边说，边帅气地甩着鬃毛一样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明白，其实一个家兔就可以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向我打包票：各个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棒小伙儿。当然，还说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叶夫列伊诺夫跟我说，到喀山可以住他家，过一个秋季、一个冬季，读完中学课程，“随便”（他说“随便”。）考几次，我就可以领到大学奖学金了，再过个五年，我就成为一名“学者”啦。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因为当时叶夫列伊诺夫也不过十九岁，还有颗善良仁慈的心。

考试结束后，他就回家了。过了大约两周，我也随他而去。

送我走的时候，外婆劝我：

“你呀，别老生人家的气，你老在生气，变得又挑剔又傲气！这些啊，都是跟你外公学的，你看你外公现在成什么样？日子过着过着就成了傻瓜，苦命的老头儿。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会老

① 大约是在 1884 年夏末或秋天。

②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著名诗人、大学者。

说人不是的，这事只有魔鬼愿意干！再见，走吧……”

她从松弛的褐色脸颊上擦掉几滴难得一见的眼泪，说：

“你这一出远门，我们就算永别了，你这坐不住的孩子，我嘛，日子也不多了……”

这几年，我时常离开亲爱的外婆，很少见到她，那一刻忽然预感到再也见不到这个如此亲近、如此尽心照顾我的亲人，心里很难受。

我站在船尾一直望着她，她站在那里，在码头边缘，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用手用旧披肩的一角擦着脸颊，擦着那满是仁爱之光的黑眼睛。

我到了喀山——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幢平房的小套间里。这幢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静小街尽头的小山岗上，与之一墙之隔的是个荒废的焚烧场，长着密密麻麻的荒草；在长着苦艾、牛蒡和马蓼的草丛和长着接骨木的灌木丛里，隆起一堆砖瓦房的废墟，废墟下有个宽敞的地窖，一些流浪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令我难忘，这是我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刚来他们家的那些日子，我常常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寡妇从集市上回来，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桌子上一摊，愁容满面地解决一个眼前的难题：不考虑她自己，怎么用这么一小块劣等肉来给三个壮小伙儿做一顿美味大餐呢？

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一双灰色的眼睛里凝结着一种绝望而温和的倔强，就像一头拼尽全力的母马在拉车上坡，明知道拉不上去了，但还是在拼命拉！

到她家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到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到这里来干吗？”

“读书，上大学。”

她眉毛扯着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扬，菜刀切破了自己一个手指头，她吸吮着鲜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然后又立马跳起来，说道：

“哎哟，真是见鬼……”

用手绢包扎好被切的手指后，她夸奖我：

“您倒是挺会削土豆的！”

哼，当然啦，这个还能不会！我顺便跟她讲了我在船上干过的差事。她问我：

“您以为就凭这个就可以上大学啦？”

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幽默，就把她的问题当真了，跟她讲了我的行动步骤，经过这些一步步的努力，最后，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在我面前打开。

她叹了一口气：

“唉，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走进厨房洗脸，睡眠惺忪、一头乱发，还是那么快活：

“妈妈，要是能做一顿饺子吃就好了！”

“是啊，好吧。”妈妈同意了。

我想趁机炫耀一下我的厨艺知识，就说要包饺子的话，这肉不好，分量也不够。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大妈（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母亲）一下子就生气了，她狠狠回敬了我几句，弄得我耳朵充血，直往上竖。她把几根胡萝卜扔到桌子上，转身出去了。尼古拉先向我递了个眼色，然后用话语解释他妈妈的举动：

“她状态不好！”

他坐到板凳上，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要神经质些，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关于这点，好像有个瑞士大学者做过无可争

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提到过这个。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向我灌输生活中必须知道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讲，后来，竟然把佛克^②、拉罗士佛克^③和拉罗士查克林^④这三个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⑤砍了杜莫力^⑥的头呢，还是相反呢？这位可爱的年轻人诚心诚意地想把我“塑造成人才”，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这么做，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更好的条件来认真教我。他那种年轻人的自私、浮躁和轻佻使他看不到他妈妈是在如何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地操持家务，他那个弟弟就更看不到这点了，这是个迟钝而寡言的中学生。我倒是早就洞察了这个主妇的那套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学，亲眼所见她那套令人脑洞大开的办法，天天都能瞒天过海地喂饱自家孩子和我这个其貌不扬、不拘小节的寄宿小伙子。自然，每一块分给我的面包都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的心头，沉甸甸的。我开始找活儿干了。每天一大早，我就出门，为的是不在他家吃午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荒野里，躲在那个地窖里。在那里，伴着风雨声和猫狗的尸臭，我很快就醒悟过来：大学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要是我聪明点儿，怕早就去波斯了。我幻想自己成了一个白胡子巫师，能让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⑦重，总之，为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受苦受难的大地，我想出了不少造福社会的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② 佛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③ 拉罗士佛克（1613—1680），法国作家。

④ 拉罗士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中保皇派的头目。

⑤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⑥ 杜莫力（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皇派将军。

⑦ 俄式计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

好办法。

我已经学会了天马行空地想象各种奇幻历险和丰功伟绩。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这对我很有益处，这样的日子可真不少啊——我就更耽于幻想了。我不期待外界的帮助，也不奢望有什么幸运落到我头上，我的意志愈发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了。我很早就明白，人是在同周遭环境的抗衡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干活儿，那里能轻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在那里，在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铁，被塞到一堆烧得红红的炭火中，每天都给我留下灼热而强烈的印象。那些贪婪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我眼前旋风似的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的愤世嫉俗，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嬉笑怒骂、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潇洒态度。由于经历过这些，我很容易跟他们近乎起来，希望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刺激的圈子里。我所读过的勃莱特·哈特^①的作品和大量的“庸俗低级”小说更唤起了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是个备受虐待、患了肺病的人，他巧言令色地鼓动我：

“瞧你，怎么像个姑娘似的，畏畏缩缩，难道怕人说你不守贞洁吗？对于姑娘来说，贞洁就是她的财富，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桎梏。公牛倒挺厚道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飽了干草。”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红色的，一张脸刮得跟演员似的，小身材灵活、柔软得像只猫，他对我就像我的老师和监护人似的，我也看出他确实是衷心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②。

① 勃莱特·哈特（1839—1902），美国小说家。

②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这书里有目的，也有激情。”他说道。

他喜欢女人，一说起她们，总是哑巴着嘴，兴致勃勃，孱弱的身子抽搐着，这抽搐有点病态，让我感到很恶心，但我还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觉得他说的话很美。

“娘们儿，娘们儿啊！”他哼起调子来，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娘们儿，我什么都可以干。女人就跟魔鬼似的从来不晓得什么是罪孽！活着爱着，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啦！”

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常常信手就为妓女们编些歌唱不幸爱情的凄婉小调来。他编的小调在所有伏尔加河沿岸城市里传唱，下面这首流行小调就出自他的手笔：

贫苦的我啊，没有好脸蛋啊，
穿得又寒酸啊，
姑娘啊，就为这个啊，
谁也不要我过门啊……

有个神秘人物，叫特鲁索夫，待我挺好，此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有着音乐家一般的纤细手指。他在造船厂区有一家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招牌，实际上却在倒卖盗窃来的赃货。

“你呀，马克西莫维奇^①，可别沾上偷盗的习气啊！”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威风凛凛地抚摸着稍显花白的大胡子，眯起那双狡猾、放肆的眼睛，“我看出来了，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的人。”

“什么叫看重精神的人？”

① 这是高尔基原名的父称。高尔基的笔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分别对应名字、父称、姓。

“看重精神的人没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不大合适，因为我嫉妒好多人、好多事，像巴什金那种诗歌般奇特的腔调、出人意料的比拟和话语的转换，就很让我嫉妒。记得他讲一个离奇的恋爱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像一只树洞里的猫头鹰，待在贫困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一个客栈里。啊，正值十月，秋天，雨懒洋洋地下着，风声阵阵，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拉着长调唱歌，这调子没完没了：嗷——嗷——嗷——呜——呜——呜……这时，她来了，红扑扑的脸蛋，轻盈的体态，好似日出时的云霞，但清澈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啊。’我明知她在撒谎，却把她的话当了真！我理智上很明白，可情感上总不相信她在撒谎！”

他讲话的时候，身子有节奏地摇晃着，眼睛眯缝着，不时用手轻轻触摸一下自己的心坎。

他嗓音虽然低沉、浑浊，但吐词清晰，就像夜莺在歌唱。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家伙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恶狠狠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谈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个沙皇当皇帝是个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属于那类“恶棍”，就是在小说的结尾，剧情逆转，出乎读者的意料，忽然浪子回头变成了豁达大度的英雄。

有时候，一到闷热的夜晚，这些人就游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上、灌木丛里，一边吃喝，一边谈着各自的心事，多半是些人生的复杂啦、奇怪的人际纠葛啦，尤其喜欢谈女人。一谈起女人来，他们就那么凶狠、那么忧伤，有时又是那么动人，差不多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情绪，仿佛他们一直看着那个充斥着各种可怕意外的暗处。在星光昏暗的黑夜，我跟他们躺在长满密密麻麻柳树丛的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闷热的夜晚。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黑暗里透着湿气，船上的桅灯像一只只的金蜘蛛，往四

面八方爬去；一团团火光、一根根火条往坡岸上黑黢黢的夜幕喷去——那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住宅和餐馆窗户发出的灯光。明轮船^①的明轮叶片轰隆隆地拍打着河水，驳船上的一些水手在声嘶力竭地狼嚎，某个地方响起锤子敲打铁器的声音，凄凉地拖着长调，隐隐藏着谁的心事，忧愁随着歌声化为灰烬。

更让人烦恼的是听这些人的轻声絮语——他们思考着人生，聊着各自的心事，几乎没有相互倾听。他们在灌木林里或坐或卧，抽着烟卷，偶尔喝点伏特加或啤酒，回忆过去的某件事情。

“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讲的故事，众人附和道：

“这种事常有啊，见惯不惊了……”

“见过”“常见”“有过好多次”——听着这些话，我觉得这个夜里，这些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什么都经历过了，今后再不会有令他们觉得离奇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让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逐渐疏远起来，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喜欢他们，依照我的经历，要是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往上爬和上大学的期望破灭后，我就跟他们走得更近了。在饿肚子、受气和烦恼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完全有能力去冒犯“神圣的私有制”，还可以有些别的罪行。但是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不让我脱离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鼓吹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及一些低级庸俗的长篇小说，我还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它们激励我奔向某种不大清晰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事物。

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新的感触。叶夫列

① 明轮又称桨轮，安装在船的两侧作为推进叶轮，由于轮子的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因此这种船被称为明轮船，一般是由船上的蒸汽机驱动推进。

伊诺夫家附近空地上，常有中学生来玩击木^①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黝黑的皮肤、瓦蓝的头发，像个日本人，脸上有很多小黑点，就像擦进去很多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来灵活，说起话来机智俏皮，全身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天才胚芽。而且，就像几乎所有有天赋的俄罗斯人那样，他就靠着这些天赋过日子，不去努力提高和开发这些才能。他喜欢音乐，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乐感，能像职业乐手那样弹奏古斯里琴^②、巴拉莱卡琴（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打算去掌握更高雅更难乐器。他没钱，穿得很寒酸，不过，他那揉得皱巴巴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满是窟窿的破靴子跟他那粗犷豪放的性格、干净利落的身手、不拘小节的作风倒很是匹配。

他就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刚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生活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激起了他内心的躁动和喜悦——他满地跳啊，跑啊，就像一只节日里点燃的花炮。

得知我处境艰难且危险，他劝我跟他住一块儿，并劝我去做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一个怪异、快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杂院，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熟悉这个地方。这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位于雷布诺利亚德街，就像是那些饿昏了头的大学生，妓女和油尽灯枯、形销骨立的穷鬼们从房东那里夺过来似的。古里·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里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尽头靠窗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有三个房门朝着走廊，两间房住着妓女，第三间房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这是个神学院的

① 俄国人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在地上划出一片区域作为城区，把几个短木棍立在城内，用木棍远远打去，以打出城外的短木棍多少决定胜负。

② 古斯里琴是俄国民间的一种古老乐器。

大学生，又高又瘦，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满头满脸都是棕红色的硬毛，脏兮兮的布片勉强遮着身子；透过布片的破洞，有些发青的皮肤和根根肋骨凄惨地露出来。

他似乎只是靠着吃自己的手指甲过日子，手指头已经几乎快要被咬出血了，他白天黑夜都在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断低沉地咳嗽着。妓女们怕他，把他当成疯子，不过，出于同情，时不时会在他们门前悄悄放些面包、茶和糖，他就一边像一匹疲惫的马那样打着响鼻，一边把这一包包的东西捡回房间里去。要是妓女们忘了或是因为什么缘故无法给他“布施”，他就会打开房门，对着走廊扯着破嗓子大叫：

“面包！”

他眼睛深陷在黑眼眶里，闪着狂躁者自命不凡的高傲目光。偶尔会有一个驼背小怪物来拜访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浮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张阉割派教徒^①的黄脸上带着狡猾的微笑。他俩把房门紧闭，奇怪地一连几个钟头坐着，一言不发。只有那么一次，一个深夜，数学家一声沙哑着嗓门的怒吼把我吵醒：

“我说——就是监狱！几何学就是牢笼，嗯！就是老鼠笼子，嗯！监狱啊！”

驼背怪物尖声嘻嘻笑起来，反反复复说着什么奇怪的话，数学家猛地咆哮起来：

“见鬼！滚！”

他的这位客人滚到走廊里，一边尖声咒骂着，一边裹紧宽大的披风。身子瘦长的数学家站在门槛上，面色狰狞，把手指头往乱发里一插，嘶哑着嗓门：

① 又称“修心派”，诞生于18世纪末的俄国，主张摒弃世俗化的生活，教徒需施行阉割手术以绝育。

“欧几里得^①——是个傻瓜！傻——瓜……我敢保证，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使劲把门一关，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哐当一声掉了下来。很快，我就了解到此人打算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工作就死了。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做夜班校字工，一晚上可以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没及时挣到钱，我们两个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磅^②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我没时间去打工——我还得学习。我正硬着头皮刻苦钻研各门学科，特别让我郁闷的是那些拘谨狭隘、僵化守旧的变态语法格式，我完全没法把生动而艰涩、俏皮而婉转的俄语嵌进去。好在很快我就明白，我学这些东西未免“太早了”。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资格考试，我也得不到教师职位——我的年龄太小了。

古里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干活儿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回来的时候脸色更加发黑，两眼红肿，我赶忙跑到小餐馆去打开水（当然，我们那里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们就坐在窗边，就着面包喝茶。古里跟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那个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趣诗，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让我很惊讶——我感觉他对生活的态度，跟对待那个倒卖旧女式衣裳并兼职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面的那个角落，可他没钱付房租，于是他就给她开玩笑、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这些动听的歌曲，眼里就闪着讥笑的光芒。胖头胖脑的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各剧团的合唱演员，能听懂歌里的意思，常常一串串的泪珠从那老不害臊的眼里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和吃货

① 欧几里得（公元前 330—前 275），古希腊几何学家。

② 1 俄磅≈0.41 千克。

的青肿脸上，她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用脏兮兮的小手绢仔细擦她的手指头。

“哎呀，小古里啊，”她一边叹气，一边说，“你可真是个好演员啊！要是你模样再好看那么一丁点儿——我就可以给你找个好差事了！我介绍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那些孤独的女人解闷呢！”

我们头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头，胸宽背阔，股骨奇窄，看上去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一个角被折断了一点儿。大学生脚板小巧，跟女人脚似的。

他的脑袋也很小，缩进了肩里头，上面盖着一层马鬃般的棕红头发，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鼓起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不顾父亲的反对，像只丧家犬似的忍饥挨饿，想方设法，好不容易从中学毕业，考进了大学。然后，他发现自己有副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的好嗓子，就想去唱歌了。

加尔金娜看准了他这一点，给他介绍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阔太太，阔太太的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了，女儿中学毕业。阔太太身材瘦削、平胸、身板挺直，像个士兵，干冷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眼眶里，一身黑色连衣裙，戴老式绸缎头套；耳朵上，绿得刺眼的一对耳环不断抖动着。

她时不时地，要么夜里，要么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女人跳进大门，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院子。她面容恐怖，嘴唇抿得几乎看不见了，睁着大大的眼睛，绝望而忧伤地看着前方，活像一个睁眼睛。不能说她长得丑，但从她身上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使她变得丑陋的紧张，仿佛把她的身子绷长了，把她的脸挤变形了。

“瞧啊，”古里说，“完全是个疯婆子！”

大学生不喜欢这个阔太太，老躲着她，而这位阔太太就像一个不讲情面的债主或密探，老是跟踪他。